



850

天津特別市
市立第二圖書館
06070



天津特別市市立第二圖書館 29-6.10.000

百將圖傳

同治八年十二月
江蘇書局刊



百將圖傳序

百將圖傳二卷傳各一人圖各一事兩生中丞輯刊以訓士卒者蓋席其知方之略而生其督効之誠以見伊古將才生不擇地用不擇人一旦建不世之功足以震驚中外非偶然焜耀旌常也夫將才之難也運用之妙善乎乘機紀律之明恃乎立法而又氣足以懾之智足以決之鋪觀乎前史已然之迹以審求成敗得失之由設身於艱鉅交集之場頓發其敵愾同仇之誼若者爲大將若者爲名將傳頌徧婦孺聞合到孫吳古今人何必相懸遠耶予忝專閫厯有年所日簡材官以練其技武爰起偏裨建牙方面者不乏其人焉三吳之士抑吾舊部也回憶壬癸間趨兵東下始與軍人共甘苦瀝瀆上枕戈鳴櫓夜分喁喁大抵懷忠憤志果毅相詔相勉此景恍在目前仰賴

百將圖傳序

一

天子神靈事得早歲昔之壯士今猶盛年人雖椎魯習曉公義召之南畝還之南畝聽其羸老豈不重自削弱乎哉且大難克平民氣初靖江海之交涵淹百族憑凌狡伺往往而有中丞旣拊養吾人又訓迪之亦固以備他盜與非常乎我士卒益宜講明節度謹守條教上副國家諮求頗牧之勤循覽是編亦使予舉義淝淮之初志一暢焉然則中丞之注意將才又豈唯善撫吾人已哉同治九年十月合肥李鴻章序

序

謹案

四庫兵家將苑一卷舊本題漢諸葛武侯撰百將傳一百卷宋張預撰廣名將譜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百將傳始太公終劉鄩傳末綜論行事以孫子兵法比合之立說迂淺將苑及廣名將譜則又坊肆依託三書均列存目未稱盡善日昌奉

命撫吳承綠營窳弊之餘大亂甫定鄰疆猶徵饜紛沓無暇自顧屯練僅就撫標額兵併饜精募常日討而訓之其人大抵淮徐驍果經戰之士足振往日頽靡顧英畧而知方之難也吾是以有百將圖之作始周訖明皆

百將圖傳序

取其卓然可師尚者令吾軍人以投原餘暇轉相講說徐觀其材之可用與否夫兵事之可言者器也法也其不可強者智也勇也而所以鼓其智勇運其器法者仁也廉也緩急有事文武股肱非其人莫勝

國家捍圍之任然則兵可不慎謀而良將可不深注意哉古人言兵之可恃在明其分數又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未有離準繩規矩而求神明變化者則是書亦造就將才之資也同治九年夏六月豐順丁日昌序

百將圖傳上目錄

呂尚 磻溪坐釣

孫武 吳宮教戰

孫臏 馬陵伏弩

樂毅 濟上勞軍

李牧 雁門縱牧

田單 火牛破敵

韓信 登壇拜將

樊噲 鴻門闖宴

周亞夫 細柳式車

李廣 真山射虎

百將圖傳上目錄

衛青 錯徒論相

霍去病 渡河受款

祭遵 雅歌投壺

王霸 冰合滹沱

馮異 荒亭進粥

耿弇 宮臺望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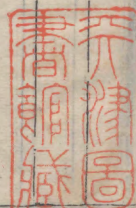
寇恂 高平斬使

賈復 受檄擊郾

吳漢 無終奪軍

馬援 聚米為山

臧宮 城門斷限



班超

投筆封侯

耿恭

疏勒拜泉

張奐

酌酒還金

虞翊

增竈斷追

張飛

釋嚴定蜀

趙雲

截江救主

張遼

合肥陷陣

典韋

牙門建燾

許褚

曳牛驚賊

周瑜

赤壁縱火

太史慈

神亭搏戰

百將圖傳上目錄

二

甘甯

酌酒厲兵

鄧艾

陰平鑿險

王濬

鐵鎖沈江

陶侃

官齋運甓

周處

長橋搏蛟

朱伺

鐵面督戰

毛寶

踏鞍拔箭

王鎮惡

蒙衝泝渭

周訪

塚間埋肉

檀道濟

唱籌量沙

沈慶之

狐媚嚇蠻

宗懋

製獅禦象

周山圖

望蔡伏兵

周盤龍

父子突圍

羊侃

觀稍折樹

楊大眼

齊鑣射獵

韋孝寬

射還賞格

百將圖傳上目錄

三

釣磻溪坐



百將圖傳上 呂尚



呂尚周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炮。經天緯地之才。嘗著六韜。備言陰陽。遂爲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鉤。每言不釣魚。豈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焉。入岐州。復釣於磻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羨里歸。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熊。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西伯尊之爲師。問政。對曰。爲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爲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眾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遂克商。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六韜爲本謀。

吳宮教戰

百將圖傳上孫武

三



孫武周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吳王闔廬往見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矣。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矣。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百八十人，命孫子教戰。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設鈇鉞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

百將圖傳上孫武

四

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大駭，趨使下令勿斬。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殉。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悉如紀律，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心知孫武能用兵，遂以爲將。

馬陵伏弩

百將圖傳上孫臖

五



孫臏周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與龐涓同學兵法。後歸齊。田忌忌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因謂忌曰。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以孫臏爲能。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爲師。

魏使龐涓伐韓。齊威王使忌爲將。臏爲師。以救韓。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救魏。逐齊師。臏因謂忌曰。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

百將圖傳上孫臏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又明日爲二萬。涓見之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去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萬弩夾道伏。期日暮見舉火而發。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濟上勞軍

百將圖傳上 樂毅

七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毅因請於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嚮秦以伐齊之利是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潛王敗亡走保於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雁門縱牧

百將圖傳上李牧

九



李牧 周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邊患為約曰
邊若有患急入收保邊士願請一戰牧乃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曾破敵受賞百金者數
者十萬人悉勤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
出其不意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
萬因而奔走不敢犯趙邊境者十有餘年

百將圖傳上

李牧

十

火牛破敵

百將圖傳上田單

十一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爲臨淄市掾。燕使樂毅破齊。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令宗人盡斷其車軸。末以鐵籠之。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塗多以轄折車。敗爲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

燕圍卽墨。卽墨士大夫知單鐵籠之智。遂推單爲將軍。因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齊降者。盡剽。愈堅守。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恐燕人掘我城外塚墓。可爲寒心。燕人果掘燒死人。城上望見。涕泣欲戰。怒百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

百將圖傳上 田單

三

伍閒令甲士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卽墨富家賂燕將。願無夷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絳衣龍文。束兵於角。束炬於尾。燒其端。夜縱牛出。壯士五千隨之。走燕軍。燕軍大驚。以爲神師也。城上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震天地。燕軍奔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將登壇拜

百將圖傳上

韓信

十三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王，拜爲將。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入，持一漢幟，從間道葺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平旦大戰，良久，信佯走。趙果空壁逐之。

百將圖傳上 韓信

古

信所出奇兵二千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退還歸壁，皆漢赤幟。大亂，漢兵夾擊之，大破趙兵。

淮陰少年嘗謂信雖長大好帶刀劔，怯耳。眾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於是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後信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甯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百將圖傳上卷繪

五

鴻門宴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沛公擊章邯。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閫爵。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罪。項羽旣饗軍士。鴻門中。酒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怒目眦。髮上指。冠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旣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

車細柳式

百將圖傳上 周亞夫

七



周亞夫漢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爲條侯。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軍士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百將圖傳上 周亞夫

六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之糧餓。數欲挑戰。終不起。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而吳楚平。

虎冥山射

百將圖傳上 李廣

十九



李廣 漢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漢景帝時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騎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雕者也。乃以百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縛之上馬。匈奴驚盡。上山列陣。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胡兵至夜半皆引去。廣乃歸其大軍。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鬪鬣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箠折。而石不傷。

百將圖傳上

李廣

相鉗徒論

百將圖傳上 衛青

三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匈奴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

衛青擊匈奴。諸將各斬獲有功。獨蘇建以三千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

百將圖傳上

衛青

款渡河受

白將圖傳上雷去病

三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虜過當封爲冠軍侯後爲驃騎將軍與公孫放李廣張騫等分道擊匈奴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眾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由是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旣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

百將圖傳上霍去病

三

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嘉去病之功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額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上益重愛之

壺雅歌投



壺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

百將圖傳上 祭遵

美

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賊拔生獲之。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遵卒後。遇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冰合滹沱

白將圖傳上王霸

毛



王霸漢

王霸字元伯。潁州潁陽人也。光武南馳至滹沱河。王郎兵在後。候吏譁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帝遣霸往視之。霸返。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河冰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帝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帝卽位。拜霸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討周建。蘇茂將四千餘人救建。先遣精騎遮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軍敗。奔霸營呼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弩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眾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敗道也。今閉營固守。捕敵無救。其戰自倍。吾乘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夾擊。茂建敗走。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挑戰。霸方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賊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荒亭進粥

百將圖傳上馬異

无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道經文城。異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叢亭。時天寒冽。眾皆飢疲。異具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閒兵。還拜偏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立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建武三年春。拜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鄧宏共攻赤眉。異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乘勝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

百將圖傳

馮異

三

官臺望戰

白將圖傳上二戰身

三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光武時封好時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步使大將軍費邑軍歷下。邑遣其弟敢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生。還以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弇兵出淄水上。張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息。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高平斬使

百將圖傳上 寇恂

三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後拜偏將軍。及光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乃拜恂河內太守。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以河內必孤。遂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渡鞏。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軍吏諫曰。宜待眾軍畢集。乃可。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斬賈強。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大將軍耿弇圍之不克。帝親征。遣恂以璽書招降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

百將圖傳上

寇恂

三

命誅文。諸將曰。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恂不應。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欲降則降。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卽日開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乎。人稱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受檄擊鄧

百將圖傳上賈復

壹



賈復 漢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嶺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眾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甲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光武卽位拜復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鄒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曰鄒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鄒帝笑曰執金吾擊鄒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鄒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

百將圖傳上

賈復

美

軍無終奪

百將圖傳上 吳漢

七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卽拜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客舍。漢卽揮兵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涪陽。諸將見漢士馬強盛。皆曰。是寧肯分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漢伐公孫述。連勝拔廣都。帝戒漢勿輕進。漢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

百將圖傳

吳漢

漢

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公旣深入。又與尙別營。緩急不復相及。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吉十萬眾攻漢。別將萬人劫尙。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圍之。漢召諸將曰。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若潛師就尙於江南。大功可立。諸將曰。諾。遂閉營三日。多立旛旗。烟火不絕。夜銜枚出。與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攻江南。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

聚米為山

百將圖傳上 馬援

三



馬援漢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龐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曲直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眾大潰

百將圖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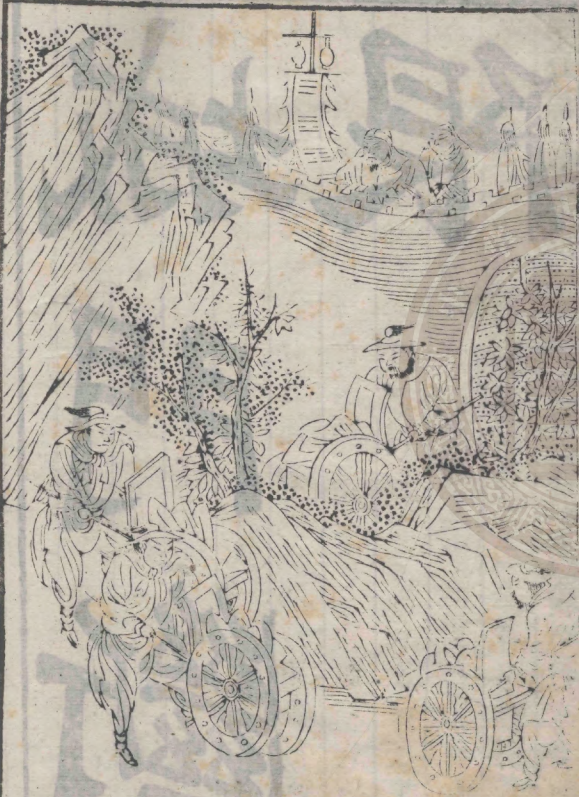
馬援

四

城門斷限

百將圖傳上

望



滅宮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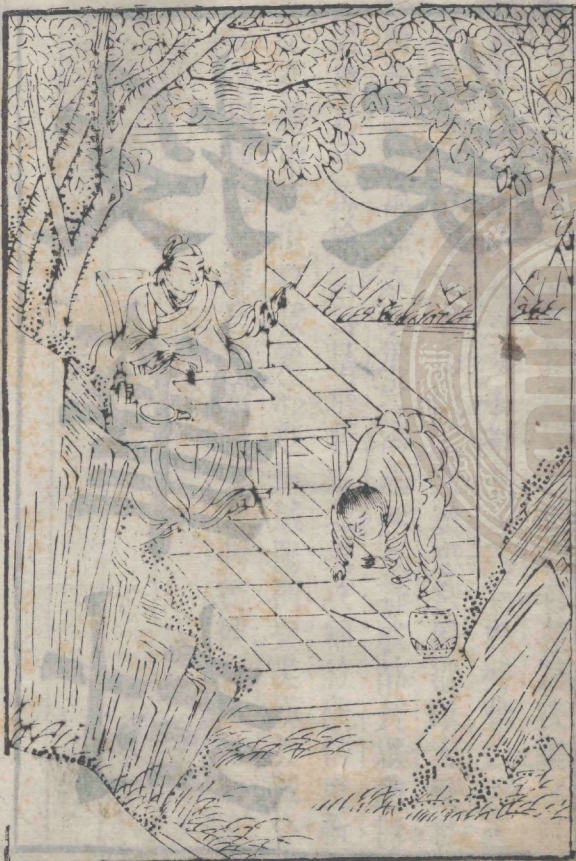
滅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路越。是時公孫述等與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反。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宮將降卒五萬人。時人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咸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蜀地悉平。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鄼侯。

侯投筆封

百將圖傳江

班超

墨



班超字仲叔扶風平陵人也家貧常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都尉竇固出擊胡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懶超謂官屬曰廣禮忽薄必有北敵使來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激怒之眾曰死生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眾曰善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眾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眾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疏勒拜泉

百將圖傳上 耿恭

墨



耿恭 漢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漢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敵攻之。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北人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百常圖傳上 耿恭

吳

金 酌 酒 還

百將圖傳上 張奐

七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莫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瑩惟二百許人。聞報卽勒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莫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威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板。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百將圖傳上

張奐

吳

遷爲護遼中郎將。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賴以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寇掠。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遼中郎將。諸羌聞奐至。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慰納之。邊境復安。

追增竈斷

百將圖傳上 虞詡

罕九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府。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裘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百將圖傳上

虞詡

平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守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眾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

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後遷尙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

蜀釋嚴定

百將圖傳上

張飛

五



張飛漢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侯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操率重兵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忽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戰。皆無近者。故遂得免。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神色自若。曰。斫頭便斫。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故所過戰克。

與先主會成都。

百將圖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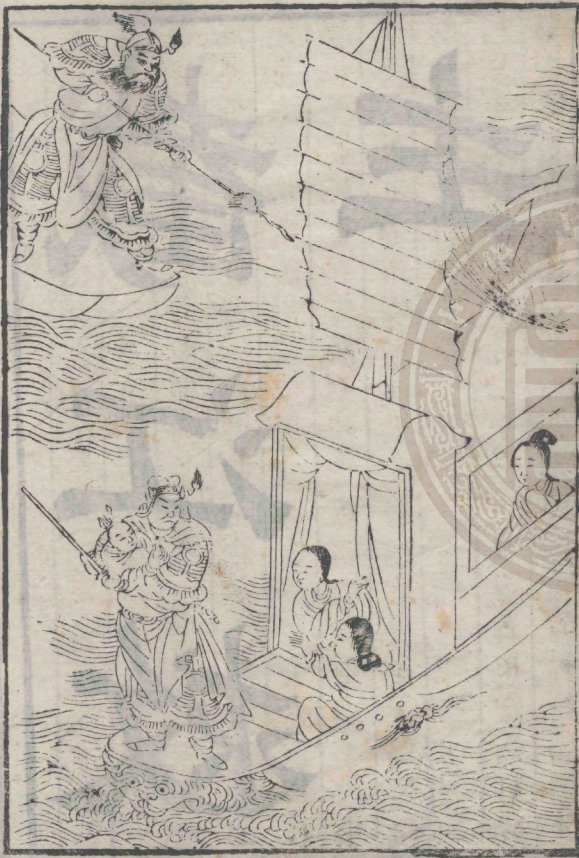
張飛

三

截江救主

百將圖傳止

畫



趙雲 漢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操所迫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擲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使掌內事。先主西征。權遣舟船迎妹。夫人將後主反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曹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出迎著。旣得入圍。曹軍追至。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軍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以戎弩射曹軍。曹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合 肥 陷 陣

百將圖傳上 張遠

美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武力過人。太祖征張魯。與樂進李典等守合肥。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引退。太祖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

白將圖傳

張遼

七

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牙門建

壽縣

百將圖傳上典章

美



典章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舉，韋一手建之。一軍皆驚。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皆賊，矢下如雨。韋不視爲等人曰：虜來十步，乃告。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

百將圖傳上

典章

堯

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賊曳牛驚

百將圖傳上許緒

辛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後歸太祖。太祖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褚從太祖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

百將圖傳上

許褚

空

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蓋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其後太祖與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惟偕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赤璧縱火

百將圖傳上 周瑜

全



周瑜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建安五年孫策薨。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雄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瑜與張昭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曹操新定荊州。治水軍八十萬眾。臨江東。作書遺權。羣臣望風畏懼。多勸權迎降。惟瑜與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蜀先主在夏口。使諸葛亮詣權。計始定。瑜與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先主俱進。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戰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舟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以次前。操軍指望。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舸上營落。操軍大敗。退保南郡。

戰神亭搏

丁巳年圖傳上太史慈

畚



太史慈 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避地之遼東。北海相孔融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使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夜伺閒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而賊圍益密。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繫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射之。舉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明晨復出如此。無起者。於是鞭馬突圍中馳去。射數人皆應弦而倒。比賊知慈行已遠。遂從備得精兵三千。賊聞之解圍走。

百將圖傳 太史慈

奎

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到曲阿見繇。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不肯。但使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猝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寧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後策平定宣城。進討涇西。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卽署門下督。還吳。拜折衝中郎將。

酌酒厲兵

百將圖傳上廿四

空



甘甯

甘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出入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甯。後止不復劫。頗讀書。乃歸吳。孫權加禮之。從攻皖。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拜折衝將軍。

曹軍出濡湏。甯爲前部都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眾殺甯。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畢。甯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都督。都督伏不肯持。甯引白劍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甯。甘甯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甯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

百將圖傳上 甘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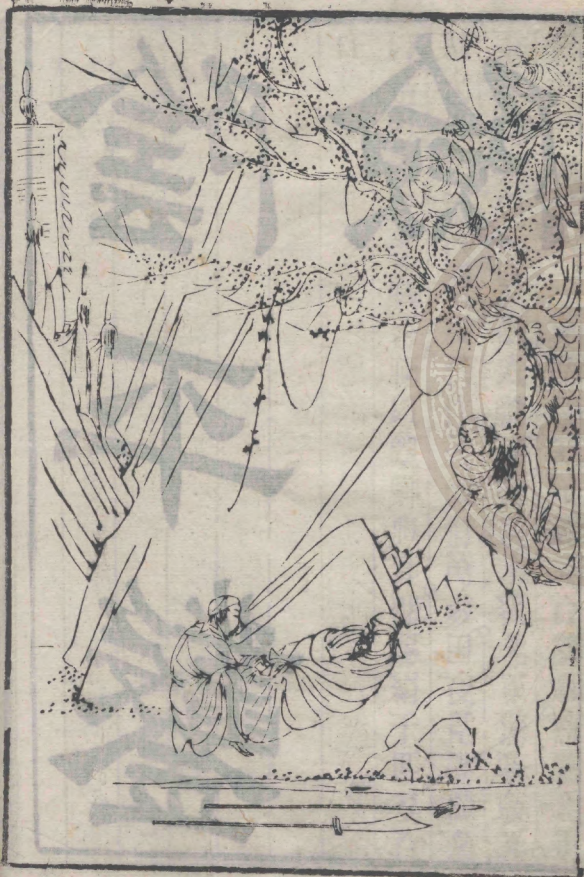
三

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甯乃領健兒百餘人。徑詣北軍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否。聊以觀卿胆耳。卽賜絹千匹。刀百口。

陰平鑿險

百將圖傳上 劉艾

亥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爲農民。養犢。後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人多笑焉。後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

甘露四年秋。諸軍征蜀。姜維敗走。守劔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至爲艱險。糧運物匱。頻於危殆。艾以氍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繇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戰不利。並退還。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進軍到雒。遂定蜀。

江鐵鎖沈

百將圖傳上王

三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眾竊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之。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濬諜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經造三山，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吳人遂降。

官齋運甓

百將圖傳上陶侃

三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爲廣州刺史。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侃勤於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鋪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儲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如此。

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果至。生獲數人。究知是所陽王業之左右。侃卽遣兵逼業。業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長橋搏蛟

白將圖傳上 周處

齒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

百將圖傳上 周處

畫

跬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

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疆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

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軍人未食
形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
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
旦及暮斬首萬計攷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
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曰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
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
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
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
近田五頃策謚曰孝

百將圖傳上

周處

去

鐵面督戰

百將圖傳上 珠狗

七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門牙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不知書及爲將乃以謙恭稱累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持惟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稱善

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舫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走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盛遠將軍赤幢曲

蓋

百將圖傳上

朱伺

表

箭 躡

鞞

拔



五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反。寶領千人爲嶠前鋒。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勛。上爲廬江太守。從征祖約。祖煥桓撫等欲襲益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昔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赴救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乘。寶中箭貫髀。徹鞞。使人蹋鞞拔箭。流血滿靴。裹瘡還救宣。至營而煥撫亦退。人服其勇。

百將圖傳上

毛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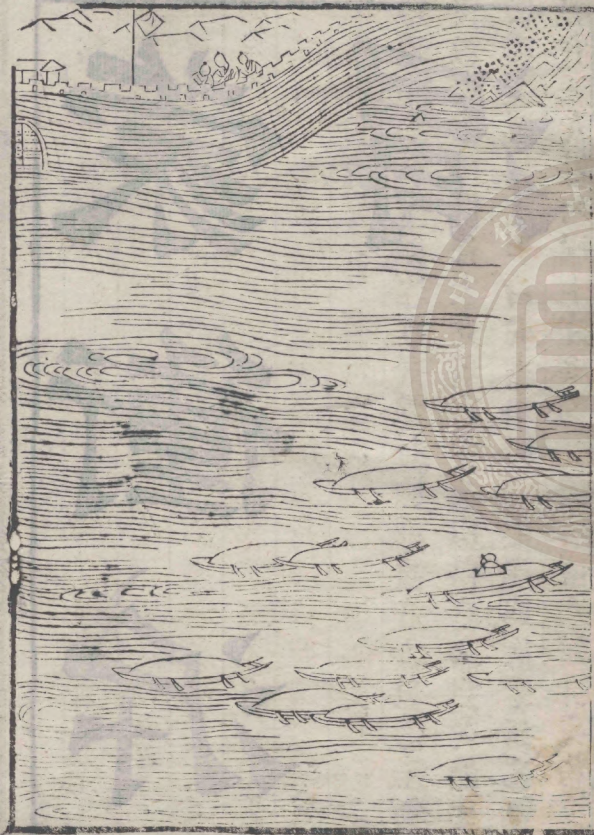
全

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渭蒙衝泝

百將圖傳上王鎮惡

全一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爲信，不察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口計。我將至

百將圖傳上

王鎮惡

全

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津戍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書，並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族親，且鬪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出奔，至牛牧佛寺自縊。

武帝北伐，以鎮惡領前鋒。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

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卽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勵將士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百將圖傳上 王鎮惡

三



塚間埋肉

百將圖傳上 周訪

會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囚家廬江。尋陽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

帝命訪與諸軍共征杜歿。歿作梧棹。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棖。以距之。桔棹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淦口。遣

百將圖傳上周訪

金

督護繆羝。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羝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入。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

唱籌量沙

百將圖傳上檀道濟

六



檀道濟

劉宋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慨歸者甚眾。

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有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

百將圖傳上

檀道濟

全

狐帽賊蠻

百將圖傳上 沈慶之

矣



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以勇聞。雍州蠻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柳元景宗懋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畏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驚相告曰。蒼頭公正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

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討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日久。竝困乏。自是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

象製獅御

百將圖傳上

卷之九

九



宗懋 劉宋

宗懋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問其所志懋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懋年十四挺身相拒十餘人皆披靡不得入室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懋自奮願行江夏王義恭舉懋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懋懋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懋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此潰

百將圖傳

宗懋

三

亂遂克林邑得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紀懋一毫無犯

懋以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食必方丈而爲懋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慣噉粗食懋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懋長吏帶梁郡懋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兵 聖 蔡 伏

百將圖傳上周山圖

全



周山圖 南齊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有氣幹。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豫章賊張鳳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眾。遣幢主龐嗣厚遺鳳書。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人束手降。除甯朔將軍。

父子突圍

圍

百將圖傳上 周盤龍

奇



周盤龍 南齊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維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單馬卒二百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卽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眾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虜眾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

百將圖傳上 周盤龍

叁

觀樹
稍折

百將圖傳上羊侃

柒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各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

百將圖傳上羊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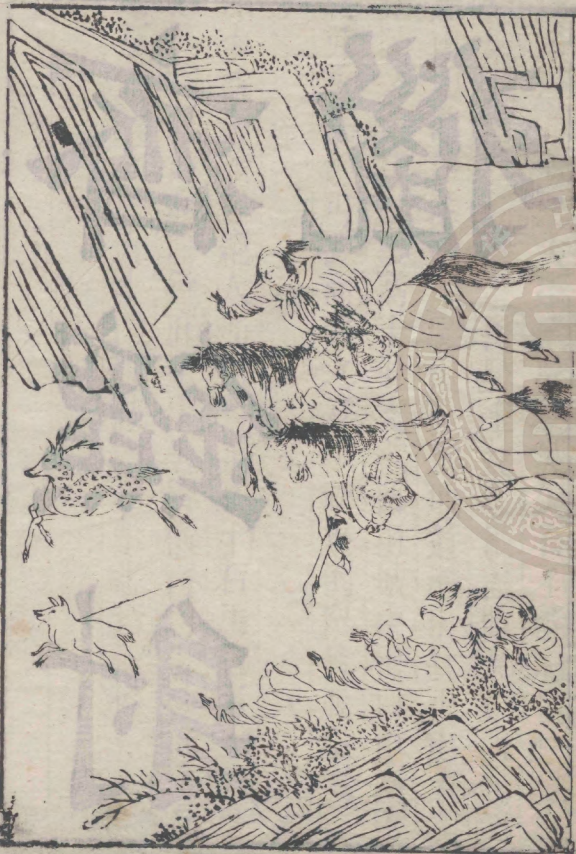
侯景反逼城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以疾卒

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齊鑣射獵

百將圖傳上楊大眼

突



楊大眼 元魏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尙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所經戰陣。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大眼指謂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時。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曠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北涪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深山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百將圖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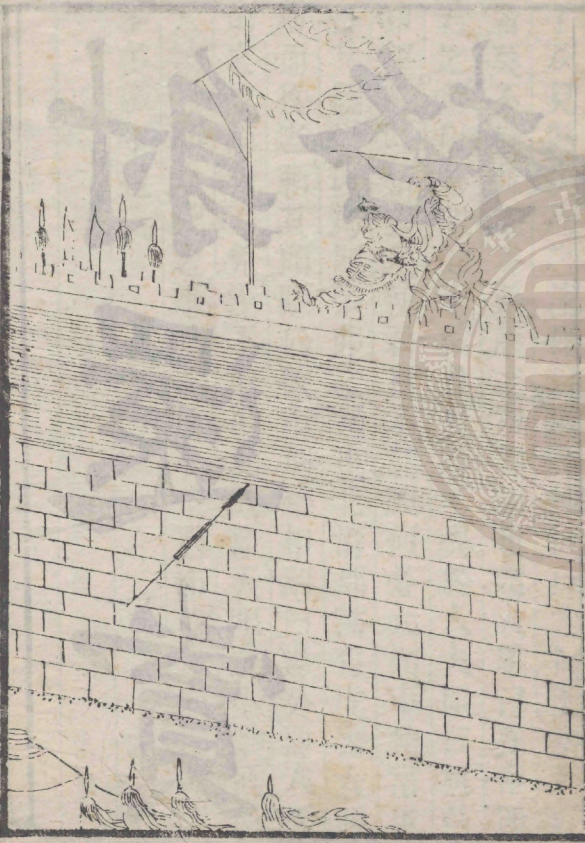
楊大眼

堯

射還賞格

百將圖傳上 韋孝寬

百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行宜陽郡事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峭澗遂清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百將圖傳上韋孝寬

宣



